

My Little Son, My Big Girl

你是所有的美妙



Carl Ewald

[丹] 卡尔·埃瓦尔 著 楼武挺 译

My Little Son, My Big Girl

你是所有的美妙

〔麦〕卡尔·埃瓦尔 著

楼武挺 译

 云南出版集团
云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是所有的美妙 / (丹) 卡尔·埃瓦尔著 ; 楼武挺

译. — 昆明 : 云南美术出版社, 2018. 6

ISBN 978-7-5489-3230-7

I. ①你… II. ①卡… ②楼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作品集—丹麦—现代 IV. ①I534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7682号

责任编辑: 梁 媛

装帧设计: 叶 晨

责任校对: 李 平

你是所有的美妙

[丹] 卡尔·埃瓦尔 著 楼武挺 译

出版发行: 云南出版集团

云南美术出版社(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)

制版印刷: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092mm × 787mm 1/32

字 数: 150千字

印 张: 7.5

印 数: 1-7,000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9-3230-7

定 价: 3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致电联系(021-64386496)调换

Contents 目录

My Little Son 亲爱的儿子

- 她正怀着我俩的孩子 003 / 那个夏日 007
祖先们 010 / 当爱降临 017 / 身为人父 021
探索生活 026 / 关于童话 028 / 可怕的动物园 031
啤酒汤 037 / 吉恩死了 042 / 一诺千金 046
人生的第一次大错 054 / 金钱的诱惑 060
女朋友 068 / 二流美德 074 / 清规戒律 077
关乎神学 079 / 情敌 084 / 犹太人 089
两个心上人 094 / 该上学了 101 / 就写到这儿吧 104

My Big Girl 亲爱的女儿

- 那一天 112 / 告别报友 114 / 我丢了魂儿 121
不再愤怒 125 / 退出游戏 128 / 我老了 130

捧花的人 135 / 演讲台 137 / 她 140
引领 144 / 晚安 146
玫瑰花 148 / 有人追求她 150 / 忍无可忍 154
她长大了 158 / 把握幸福 161 / 安娜姑妈 168
结婚的理由 171 / 爱情与婚姻 174
“我想我永远不会嫁人” 178 / 她在想着爱情 181
郁郁寡欢 184 / 父母的账本 187 / 欺骗 190
单纯 193 / 荒谬的爱情 196 / 他 200
春天的气息 204 / 第一印象 206 / 坠入爱河 209
做你该做的事 211 / “再见，爸爸” 214 / 忧心忡忡 217
她会幸福吗？ 219 / 我俩的爱情 222
“她在哪儿” 226 / “和她的心上人在一块儿” 227

译后记

My Little Son
亲爱的儿子

01 她正怀着我俩的孩子

她正怀着我俩的孩子。

一周前的某天早晨，她来到我面前，满脸忧愁，那种表情通常只在她独自做出什么最后决定时才有。

“快说出来呀，我好照做。”我说。

她走到窗边，站在那里望着外面，一言不发。

我看着她。

沉重的身体令她疲惫不堪、紧张难安。她对身边俗务已毫不在意，一心只牵挂体内的那个世界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我说，“自孩提时起，我就一直认为怀孕的女人非常美丽。一个人要想快乐，心中就得有一处不执着于对美的认知和对完美的渴望——这样的话，不管孕妇、孩子、心上人还是乞丐，在他眼里都是美丽的。”

她点点头，但并未认真听。

“我打算离开一段时间。”她说，“看着我遭罪却帮不上忙，只会让你痛苦。而我呢，会一直想着这事，也会更加难受。”

“行，你走吧。”

听我答应得爽快而干脆，她转过身，看着我。

“你也这么打算过？”

“不——不，从没想过。不过，你考虑得没错，我完全同意——但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要是你待在家里，我会履行自己的职责。不过……”

她再次望向窗外。决定已开始化为行动，她的心已飞至要去的地方。她着手收拾所有要带走的奇奇怪怪的衣服，然后又着手整理房间，边整理边盘算将来婴儿床该摆在哪儿，怎样才能确保床上的孩子万无一失……

“这段日子以来，我很想一个人静一静。”我说。

“好像要有孩子的人是你一样。”

“难道不是吗？”

两个人都笑了。

不过，我想为自己辩解一下。

“在生孩子这件事上，世人过于看重女人承担的部分了，你不觉得吗？仅仅因为那些显而易见的生理反应，怀胎九月啦、产痛啦，诸如此类。男人从来得不到任何同情。他在隔壁房间边揉搓双手边来回踱步，心中满怀愧疚。他胆怯地望向医生、助产士或周围任何人，却只能得到生硬的回答。孩子生下来后，人们通知他的语气往往带着弦外之音：他真得感谢上帝，否则凭他的恶行，本该得到更坏的恶报。这真是既荒谬又不公，非常不公。你知道，男人肩负着完全不同的职责，而且他们对待自身职责的态度要比女人严肃得多。他甚至不太介意在肉体上承受些许疼痛……”

我俩再次笑了，接着又进行了一番具有哲学深度的讨论。可惜这些话并未刊印出来，传之于世。

次日早晨，她动身前往乡下姐姐家。在火车站台告别时，我俩都很愉快。她一心盼着尽快赶到目的地，而我呢，一点也不担心，仿佛她是要去看戏或野餐。

当然，家人们非常气愤。

从没见过谁的妻子离开自家安乐窝，去很可能哪儿都潮湿且不舒服的陌生房子里生产。何况她在那里既不

认识医生，也不认识助产士，还远离孩子的父亲和保护人。如果这位古怪的丈夫真那么神经紧张，干吗不自己离开家呢？何况他本来就爱跑去乡下，借宿在最没人想住的地方，一住便是数周甚至数月之久。

不过，如果一个人愤怒，是为了坚决维护自己的体面不受丝毫损害，倒也算是值得敬佩的正直之举。

02 那个夏日

我独自待在空阔而寂静的家里。

这正是之前我所渴望的，但真遂愿了，却并不总是感到开心。偶尔忧思过头，慵懒和空虚便会乘虚而入。

曾经，我有过一个花园，在里面一边劳作，一边等待春天降临，十分惬意。我心中充满了期望，那期望就在胡桃树上挂着的鸟舍里，在玫瑰花蕾和刚亲手栽下的种子里。

后来的那些年，我失去了自己的花园。春天降临时，我心中仍像过去那样充满期望。可那些期望既无形状也无色彩，只在大地上到处梦游。

现在正是如此。我的花园没有了。不同于她，我的心旁没有另一颗心在跳动，时时给我提醒，给我命令，给我希望。

电报怎么还不来？

我打开所有的门，信步踱进她的卧室。里面显得异常冷清、空荡。我呆立于镜子前，在落满灰尘的镜面信手涂鸦。

我以极快的速度，画了许许多多展翅飞翔的鸟儿。

隔壁房间传来阵阵欢笑。发出笑声的是女佣和她的男友。这些日子，由于我不在家吃饭，女佣过得很闲，只需照顾自己即可——当然，还有她男友。一直以来，我和妻子都有一个默契：只雇请有男友的女佣。有男友的比正在找男友的强上百倍。而没有男友又不去找的，必然性情乖张。

我喜欢听隔壁传来的欢声笑语。我完全能想象他俩在怎样打情骂俏：你戳我，我掐你，相互亲吻，含羞作嗔。我仿佛正目睹女佣此刻的模样：两颊绯红，眼波流转，嘴唇贴着男友的嘴唇。

听到召唤，女佣应声赶来，得了吩咐又再次离去。但现在听不到任何动静了。他俩知道主人正在隔壁。

我想起身离开。

就在此时，我瞥见镜子上飞翔的鸟儿，于是停下脚

步。我想起一个地方：夏日的沙滩，许多海鸥在翱翔……

在那处沙滩上有她，有我，还有另外几个人。其中一人说了几句贬低孩子的话，我听后非常震惊，但在那个瞬间，她的目光对上我的目光，让我立刻平静了下来。于我而言，除了自己，还有一个人也感到难过且气愤，这便足够了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刚才在画那些鸟儿时，我潜意识里正想着那个夏日。我无法解释原因是什么，但事实的确如此。

那时，她和我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几乎没注意到她。这些年来，我也从未想起那天的场景。可此时此刻，脑海突然清晰地浮现各人的脸、说的话，甚至能感觉到海风吹拂脸庞……

突然，我明白了，正是在那时——那个夏日，海鸥在翱翔的那处沙滩——上天已注定我俩会有这个孩子。

房间变得越来越空阔，我感觉非常温暖。我的忧虑一扫而光，心境也起了变化。我感觉自己缩小了，但依然完整。自知这会儿没勇气面对眼波流转、两颊绯红的女佣，没勇气听她和男友打情骂俏，我快步离开所在房间，并依次关上身后所有的门。

03 祖先们

真遗憾，我不是傻瓜。

还有，仔细想一想，挺奇怪的：这世上的傻瓜和形形色色的疯子多得数不清，剩下的正常人却少得可怜，而且正常人彼此之间各种看法极为一致，为人处世又几无本质差异，结果每逢相遇总是无聊到死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酗酒、写书、创作剧本，换一个又一个女人。

例如，有位傻瓜自豪于儿子和自己很像，像得简直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：一模一样的耳朵——活像大开的出租车车门，一模一样的阔嘴，一模一样的平足。可儿子长大后如果行为不端，那位傻瓜老爹便会为自己生了不孝子而唉声叹气。他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怎么来的，只能揉搓着双手向上帝求告。不过他过得还是挺开心的。再例如，有个傻瓜对遗传深信不疑，绝不接受

任何人反驳。他同样过得很开心，因为总有先祖可以归咎。这感觉真是太爽了。

接下来说说我自已吧。

我信步踱进挂着祖先遗像的餐厅，那里很适合挂祖先遗像。这样，每次吃饭，桌边必定会有几位出身不错的人作陪。我打开所有的灯，拉过安乐椅，舒舒服服地坐下，又点起一支最好的雪茄，倒上一大杯葡萄酒，开始打量那几张早已熟记于心的面孔。

我家祖上并没有多优异，因此也就谈不上一代不如一代。迄今为止，祖先的相貌特征并未随代际更迭而逐渐走样。大家都长得棱角分明、与众不同。每代人都是自由择妻，且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家庭口角。所选的妻子无一不把她高挺的鼻子遗传给儿子。

餐厅里挂着我曾祖、祖父和父亲的遗像。他们都是长子。我也是。

对于我的孩子来说，这是好兆头。在铺着新被单、挂着新帷帐的床上出生，在尚未磨损的地毯上爬来爬去，人生中接受的首次爱抚来自尚未洗厌婴儿屁股的双手——多好啊！毕竟，作为家中长子，并无多少特权，

除了有机会见证父母最纯洁的力量和对人生美满的信念……

我饮尽杯中的酒，又重新斟满。

我对母亲的家庭不及对父亲的家庭这么熟悉。她家的情况我实在毫无了解，只知道她的几个姐妹嫁得很不错。

母亲和我曾是敌人——天生的、不可调和的敌人。孩提时，这令我既迷惑又痛苦。渐渐懂事后，我开始理解我俩之间的敌意，也开始理解她。

母亲生性比父亲要强，心气极高，可为了日子能过下去又不得不妥协。她瞥向父亲的眼神总是充满厌恶和怨恨——其实，父亲虽不及母亲能干，但一生安分守己。她还天天拿孩子来报复丈夫：如果孩子听话，就鄙视他们；如果孩子反抗，就惩罚他们。

我成了她的法定继承人，这让她感觉既耻辱又愤怒。她躲着不见我，对我撒谎，还不断找我麻烦。当我终于挣脱束缚，走上命中注定要走的路，她又跳出来横加干涉。

意识到自己是她孩子那天，我开始恨母亲——照